



噶哈巫「語」我： 在創作裡尋找認同

カハブ語と私：創作の中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見つける
The Kaxabu Language and I:
To Find Identity Through Creative Writing

文・圖 — Bauke Dai 潘正浩 (噶哈巫文教協會常務理事)

tata, baba, alo takani sumay. (長輩們，大家一起來吃飯。) 這是我第一句學會的噶哈巫語。

對從小在都市長大的我而言，噶哈巫語，在我小時候的記憶，僅僅只是老人家日常生活中偶爾會說的語言，抑或是一群老人家聚在一起的時候，才會說的「密語」。過去填鴨式的教育，總讓我們以為書本寫的就是真理，都是對的，我也曾經一度以為噶哈巫的語言消失了，只剩下幾個單字。

直到約10年前，當我回到部落開始學習並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時，才發現原來噶哈巫至今仍擁有如此豐富的詞彙！更令我感動的是，我們還有一群耆老，不放棄地保留並傳承我們的文化及語言，這份感動也成為我回鄉從事噶哈巫文化工作的最大動力。

學習及參與復振噶哈巫語

還記得那一年潘永歷長老拿了一本他撰寫的《噶哈巫語教材教師手冊試讀本》對我說：「如果你對噶哈巫族語有興趣，這本書送你，好好學習吧！」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噶哈巫的拼音符號，雖然，多數標音與KK音標相似，但是起初學習時仍有一些障礙，常常b和p、t和d……等搞不清楚，所幸透過音讀CD的播放，開始學習起這些陌生的標音符號，透過反覆聽學，才漸漸熟悉噶哈巫語的拼音方式。

2010年起在噶哈巫文教協會的努力下，部落舉辦一連串的噶哈巫族語教學課程，在課程中老師的帶領下，學習標音符號及簡單的日常生活用語，並透過故事話劇的方式，讓大家快樂地學習族語。

2013年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主辦「看見平埔：台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噶哈巫族於博物館日當天受



《噶哈巫語分類辭典》編輯小組由族人與語言學研究生攜手合作。自2013年暑假成立至今，不僅經常討論辭典事宜，還經常共同參與會議、族群交流活動，感情深厚，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希望能有更多人願意投入噶哈巫語的學習與傳承。



2015年，在巴宰族及囑哈巫族耆老的鼓勵下，我開始嘗試書寫囑哈巫語的作品，並投稿教育部舉辦的「原住民族語文學獎」。當時參賽的初衷很簡單，就是「得獎」！因為得獎就能讓更多人認識這個尚未被官方認定的台灣原住民族；得獎就能讓更多人知道囑哈巫語仍存



邀演出，以全族語的生活歌舞劇，展現囑哈巫族的語言與歌謠，那次的演出讓現場的所有人驚豔，原來囑哈巫族仍保留了這麼多的語言及文化。

2015年，囑哈巫文教協會執行囑哈巫族語言書寫系統建置計畫，由蕭愛蓮理事長、潘永歷、清大語言所研究生林鴻瑞等人負責研擬。歷經文獻回顧、語料蒐錄、研究分析、開會研議、學術座談會、部落說明會等程序，研擬一套便於使用且具有學理基礎的書寫系統。守城社區發展協會也出版了《囑哈巫語分類辭典》，皆為囑哈巫語的保存邁進了一大步。

榮獲族語文學獎

同樣是2015年，在巴宰族及囑哈巫族耆老的鼓勵下，我開始嘗試書寫囑哈巫語的作品，並投稿教育部舉辦的「原住民族語文學獎」。當時參賽的初衷很簡單，就是「得獎」！因為得獎就能讓更多人認識這個尚未被官方認定的台灣原住民族；因為得獎就能讓更多人知道囑

哈巫語仍存在；因為得獎就能讓更多人知道我們也可以用自己的語言來創作！

得獎作品為新詩〈祖先的呼喚（Apuapuwan a mikiliw）〉，其創作的理念述說著10年前的我，剛回到部落，重新學起囑哈巫的傳統文化及語言，冥冥中似乎某個無形的力量牽引著——那是祖先的呼喚，是耆老們對文化的堅持與守護，進而感動了我投入文化復振的工作。

期盼更多資源投入復振

囑哈巫語的「原住民族語言九年一貫教材」發行至今已過10年，但是囑哈巫空有教材，卻無政府單位積極協助其培育種子教師並將語言教育落實於學校，甚至連族語認證考試也排除囑哈巫語，由教育部舉辦的「原住民族語文學獎」，只能以「其他本土語言」（南島語系）的報名資格進行參賽。不僅如此，近年來政府針對數個瀕危族語進行積極的搶救計畫，亦因為囑哈巫族是未被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而未列入搶救計畫裡。儘管如此，囑哈巫語仍在夾縫中努力地生存著，對於囑哈巫族的語言文化傳承，族人們仍沒有停下腳步。衷心期盼能有更多朋友願意到部落，一起來協助囑哈巫語言及文化的復振工作。◆



Bauké Dai'i
潘正浩

囑哈巫族大浦部落青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化學系。現任第五屆南投縣囑哈巫文教協會常務監事及南投縣埔里鎮牛眠社區發展協會部落營造員。2005年開始回部落重新學習囑哈巫族相關文化，曾擔任《2012囑哈巫傳統文化豐年祭》文宣策劃、《囑哈巫語分類辭典》編輯及發行策畫。